列傳第六十四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表

袁紹字本初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逢不詳

中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

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謂曰

不諧閒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

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盡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

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酒賓客非海內知名

不得相覩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

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接街陌說文曰輈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斬猶芽也取其自蘇穫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

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袁紹自領冀州牧信太山郡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仰慕義士陽平人謂寬厚愛人仰慕義士為鄉里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憤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

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
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
不敢發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奔節改第一蔡為赤滸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毖城門校尉
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
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
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
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
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發免
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
郃鄉侯前書潁川有郃亭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郃音曰浪反紹猶稱兼司隸
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
州牧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
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
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
袁遺字伯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梁
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
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
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
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

師者盡滅之 靈帝喪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袁之母是卓]
人下獄死卓別傳曰丞埋青城門[司隸宣瑞天口收之母及妹嫂殺以上五十]
而加青馬又恐有盜嚴者復以屬送[鄧藏之] 卓乃遣大鴻臚
韓馥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循越
騎校尉王瓌皆解印綬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
循等 海內先賢傳曰韓馥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
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姊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絕
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
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
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
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冀慕為一體今為無辜六
二女則吾之甥身沒之後慎勿合葬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
遂死於獄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馥以名德免是時冀
州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
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恐將
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下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
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
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
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
問袁董 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
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
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之得此大懼歸咎子惠
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貳被
褐衣帶除宮門外 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
明年馥將麴義又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
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還
許收及紀俱南舉冀州不紀聰達有

策甚親信之遂言曰夫與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驚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魏志云諶荀或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覺仁恕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睹危吐決智勇過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埶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夏

後秉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愁在後獨武
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冀州雖部衆甲
百萬穀支十年秉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
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
與之馥曰吾秉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
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
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
又不聽 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
萬餘人整兵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秉
李初軍無計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門高枕何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
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
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

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
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衷吾不能成霸苟踐
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
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
內值廢立之際忠心義奮單騎出奔董卓懷懼
濟河而北勃海稽首 稽音啓 擁一郡之卒據冀州之
衆 尒雅曰撮持也 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 黑山在今衞州衞縣西北九
十里常山人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俗
攻瓌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
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遠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
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

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我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暴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環傑權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徒衆略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元時為馥所不礼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技刀登呈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提折兩

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尒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收兵還戰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礼同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突騎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千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由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甾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飛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瓚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辭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事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舊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善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頗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鉅鹿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及與黑山賊干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

言笑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重也載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斤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朝哥故城在今衞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蒼巖谷口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五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鷹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五萬騎八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翻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西方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城霸業紹將從其計顧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公則

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貳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

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

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猶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責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橫當稟承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事燕惠王盡忠之右讒之俶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隕霜淮南子曰鄒衍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爲王乘之竇而杞梁獨

不須歸而不食其母巨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吾親不
汝棄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東之賓盡汝下也又與莒戰棄遂歸
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
為之臨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
懷忠獲罪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
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
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
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隸隸臣
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 拔於陪隸之中陪事也左傳曰王臣
奉職憲臺擢
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洎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
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
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雁門之功故授臣以
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
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 元帥謂何進
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元困時
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
明踴羣堂 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羣堂
孔安國注羣明也堂謂路寢 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浹辰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
董卓秉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 謂叔隗為太傅從兄基為太僕
出奔創謀河外 河外河南 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

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前將軍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熒求利滑混也梵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鬪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稽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袁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戶之卑陵越帝城跨躡王朝鴟鴞太后戮殺弘農僭擬王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蕩覆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忿皇天臭聞臟薰后土神祇恣恫無所憚忌特非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無克祚國之俚隆其師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狹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自

畢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咷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四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隱戚者隱憂也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實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實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奧統爲武威太守

贊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贊交鋒

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
聞徂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
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
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
弑其君夷皐弑之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曰入乎
子無辜史曰尒爲仁爲義人弑尒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
劬勤實無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
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
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袁左傳曰令尹南轅反
旆杜預曰回車南向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

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
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
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
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
者位尊舍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
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
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
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黙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
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
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

希邢弓兹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矢千 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斃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賜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剋攻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 大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荒亂王命二輔攸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猶撫州郡術存壽春不肅王命海慢曰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胥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

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臣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右九棘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 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寒衣就鑕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 尸鳩鵃鵴也詩国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曰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三者數之小終言深
也前書曰下綱三泉 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 顧帝春秋曰使將作
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
尉紹爲大將軍改封鄴侯 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
之下 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備青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
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
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
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還大將軍在公上以勳臧者不拘常例焉 僞
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 禮合
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
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
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 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
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
許下埤 埤亦下也音婢 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 甄音絹 以
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
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嚮號海內此筭之
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
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
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
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 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瀧
代赤故包有此言 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
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
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

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勿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辭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

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兵恨小故不勝憤怨者謂之怨兵怨者敗利人土地貨生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進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而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詆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

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即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唯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王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

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呂后祿産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

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一心不樂問占夢曰涇水爲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壻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

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産爲梁王相國各通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

丘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

貪食爲饕悖音烏梏反貪財爲餮

父嵩乞匄攜養

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魏志曰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匄亦乞也

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之姦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

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

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

董卓侵官暴國

左傳侵官冒也

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

廣羅英雄弃瑕録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應
大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矩慮輕進易退傷夷
折衂數喪師徒 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皐到
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略盡操
馬與操得夜遁又爲呂布所敗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
完補輯表行東郡大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續漢
志曰
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
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 授以偏師將就威柄冀獲秦
師一克之報 秦穆公使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
諸殽執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
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 大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
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 內陸沈於殷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故九
元元殘賢害善
江太守邊讓英才傷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
被梟縣之戮妻孥受夷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
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
於呂布 魏志曰陳謙爲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
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
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
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 彷徨東
裔跼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
之黨 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
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也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
曰登成也 故復援拾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沮 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
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
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乘
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 拯其死
士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

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會後
鑾駕東反君羊虜亂政時異州方有北鄙之警詣闕
離局北鄙之敝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爲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冀衞幼主而便放志專
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
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
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皆懼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戲

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柑音渠廉反
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
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
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袁牧下獄劾以
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
大逆操因睚眥皆被以非罪篡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
春秋曰牧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
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衆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
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羶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蹈機埳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
意含弘覆異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野心是乃狼子也其可畜乎狼之狀而豺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輔也除忠害善專爲鼠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不可以有

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改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戴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乃欲運蟷蜋之斧御隆車之隊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蟷蜋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蟷蜋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蟷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虎唯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賁育之勇也騁良弓勁弩之勢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紹據高幹爲

州刺史故言越
太行山而來助 青州涉濟濕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濕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濕音他合反
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捣其後賈逵
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捣音居人角之諸戎捣之是也荆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
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覆
滄海而注爝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沃爝火其剋必也有何不消滅
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
鼂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倚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
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
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
太祖愛其才而下不咎也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乃先

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
東 紹自引兵至黎陽進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
州縣也故城在今縣
以與之曰勃存則威無不加勃亡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雖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
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
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
六國崫崫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嬴秦姓也姬
周姓也言崫崫悴也六國悴
惑侵弱周室終爲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
公使張遼
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渡河壁延
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何汝酇侯東徙金提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昔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

傳陳留耆舊
縣北有延父陂 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
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
省其所部并屬鄴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
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
屯官渡 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鄭元水經云其高渠經曹公
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
紹進保陽武 陽武今鄭州縣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
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不如北南主於急
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
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 魏志曰連營稍進前
為屯探亦分營與相當 依沙堆東西數十里 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 釋名
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渡臺北
上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壘基並存焉 羽猟賦曰蒙楯負羽戴帝春秋曰紹令
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誡令但當縛之 操乃發石車擊紹樓
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 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 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考反 紹
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壍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燔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
南人疲困多畔應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
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
絕曹操之鈔 以支軍為瓊等表援 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
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
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收家犯法審配收
之收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時瓊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濟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
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
攻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斬
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
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
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間鄚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
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為虜矣紹不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
敗瓊等紹軍潰圍懇又更
請郃收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
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
至黎陽北岸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
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
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偽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
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
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
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
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令喪
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

母弟懸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
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辭謀歸表
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
矜愎自高(復音平遍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
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
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
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
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紀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合吾唯田別駕
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默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
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我喜
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
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
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
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
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往用與於譚評辛毗郭圖皆比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
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
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
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定
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
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
士女莫不傷愍市巷攜幼或壞喪親與論曰表紹寬裕愛劉氏雖

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髣髴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

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下

表紹　子譚

劉表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表譚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

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比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閉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辭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頴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曰帝毗頴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　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大公志同願等（言大公者尊之謂絕也）雖楚

絶須遆山河逈遠楚荆州也魏冀州也勠力乃心共獎王室左氏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亂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爲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士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絶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弃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産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亨哀公其弟靜立是爲胡公[illegible]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鄫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
卒而視不可含槨盈曰其爲未濟卒事於齊改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
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
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左氏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
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
況忘先人之讎弃親戚之好而爲
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
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繼妻戎狄將有誚讓之
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異州
有不弟之教左傳曰昭不
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
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
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
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
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弃百痾追攄舊
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惡之愛
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眞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
其誰患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舜踐帝位封弟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
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
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士馬瞻望壁壘立又與尚書諫之並

不發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鄭禍結同生追關伯
實沈之釁在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閨之牆
兩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勇除
讒害而定王業非隆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親睽不尤誅兄不
傷今二君初承殊業繼嗣前軌進有国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
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克
得其和能為人用今吉州天性峭急迷於出直仁君度數弘廣綽
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
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礼當振旅長驅
共辨王室若迷而不返遷而无改則胡夷將有謂讓之言況我同
盟復能勠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
者也惜躍鶴望異閒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則表族其興嗥弁降乎
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尚閻揔屢向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
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
子整質譚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鄧侯二十
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

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
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
言逆耳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願將軍緩心抑怒
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
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禄也
廟剥亂國家親踈一也 左傳曰天實剥亂也 是以周公垂涕以斃
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季友歃欿而行
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称弟殺也為季子謀殺
也莊公病叔牙曰曽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乱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
可以無為天下戮笑以有後於曽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

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諸
牒海内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
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
蛇固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
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
兵鈔突暑城殺吏寃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
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
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
者莫不悼心揮淚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
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連春秋死
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
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
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
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
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
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
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
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
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
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葦圖易慮則我
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斃朔

布體以聽斧鑽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勢詣
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縱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軍攻
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
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爲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敵橐熏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
閉入者皆死操乃鑿漸道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
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
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
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
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漳水之曲）操又圍之未合尚懼遣
陰嶷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蓋口（相州安陽縣界有嵫山與鄴相近蓋蓋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
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
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
幾中（幾音祈音忤仲反）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
努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
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
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顧罵之曰奴汝今日

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
聞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全尚毋妻子
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
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
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
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
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
被髮驅馳追者竟非恒人趨奔之 趨音促 譚惰墜馬顧
曰咄兒過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
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
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

令長北背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
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 珩音行 曰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
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
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
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
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
養兄姊宗族稱悌也 曹操聞珩節其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
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潞州上黨縣有
壺山口自其險
而置關焉 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
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

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玹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玹富貴將更娶妾勝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廏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卻顧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著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已瑞 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 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 爲猶置也 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

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黃巾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到金飲之而死）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爲賊）又表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前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傅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表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辭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

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表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 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窴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公將吳巨山向堅軽騎尋山討公公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帰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詡自責以爲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也襄陽爲表北藩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叛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閒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礼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 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蜂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兹得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

販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
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
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
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儀家典故）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
表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
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
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後多歸之
其勢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
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
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崩越亦
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
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
其釁嵩還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
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
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
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
兵詣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
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
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謀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因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
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
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
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
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
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畏後妻每信受焉
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
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
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
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麗姬所譖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罹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遂爲霸王見左氏傳）琦意
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
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
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
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

見譙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人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璝璋博達有知人監識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修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

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又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佷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佷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抗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奮

儷漢舳雲屯舋焉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麗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舟後持施處也左傳曰巢車北土焉之所生闕圖訊鼎禋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訓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孙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在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家嬖身頹業喪家嫡也嬖愛也

劉焉
呂布

范曄 宋 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術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

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
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
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
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爲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爲豫州
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
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
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
縣（今益州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
三郡（綿竹又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爲郡）焉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
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

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選吏
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
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市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
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
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
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
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
（蜀志曰殺王咸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
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
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車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

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
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
譬焉瑁留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
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叟
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
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
遂發背疽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
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
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
器服韙以此遂屯兵朐腮備表朐音蓉腮音如尸反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雲

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
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
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
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
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
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
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
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
龐義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義
爲巴郡太守魯因龍義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

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
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
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
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
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
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
也祖真字公衡閭中人也先王取益州諸縣望
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王王稱尊
號將東伐吳權諫先王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王自
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王引退而道隔權不得
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王曰孤負黃權權
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
對曰臣過受劉氏厚恩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
劉備有梟名

梟
梟首也

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
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
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
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
建安十六年張
松勸備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
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
州
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懋
論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
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欲以異之勑諸關戍勿復通備大
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
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圍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湖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還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留住秭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西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皆首過式救之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昌陟總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思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救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王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疾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浚妹脩亦云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脩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漉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

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閻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置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襄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 閬中屬巴郡今降州縣 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生財衍則憎奢之情用衍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

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
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
皮見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表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
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稍
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
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
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
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
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
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
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手相見無
何卒然而起案劒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
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
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
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
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聞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
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
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
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表
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
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
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

山餘賊及向欵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定陵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
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
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楊翟侯初術在
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
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
高白云名字應之 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
術又路皆是塗故云應之 又以袁氏
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陳太夫轅濫塗袁
氏其後也五行火
生土故云
以黃代赤 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策得傳國璽 韋昭
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大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
孫堅北討董卓頵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

俄人淡井得漢国玉玺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遂拘
天子擁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内
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 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
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
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
參分天下猶服事殷 国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
国風序曰国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二猶服事殷 明公雖
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
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王肅注家語曰言
若亡陵之衰遂遲 秦失其政

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與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何內人司徒敬之孫也）術不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沛音片害反也）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優武（左傳曰王子朝云效不敬震蕩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越播

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泰紹爲冀州牧吉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繇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尚書湯誓曰有夏得自貞）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豫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

未被其恩感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
士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爲漢宰
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
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
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
議致惜（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
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
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九江太守爲
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
呂布并爲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
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
陳國誘殺其王寵又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
大駭即走度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
山卿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
谿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蕤
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
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
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
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
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
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

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號淫後滋甚勝御數百無不兼羅納厭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国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紿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陳恤憂愁必長見敬重馬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誅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之山也灊今音潛壽州霍山縣也灊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義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奬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第也謂無因帶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嘔血死妻子依故史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覩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

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
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内以布爲主簿甚見
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
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慙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
卓意卓按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
與傳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
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
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

出武關奔南陽表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
表民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
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
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
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為然有頃布得走
投表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
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 曹瞞傳曰時人
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
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
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
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
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
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
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便迎之相待甚厚臨
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
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
表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
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與
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

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同縣張邈素與太祖善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
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
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劒顧眄
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
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
天下形埶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
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
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
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
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
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
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
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
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讎
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貢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
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
臨兗州尚依袁術術憎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也將軍伐
之令術復明目於淮遜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
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
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敬奉

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普少今送米二十萬解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共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二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胥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素術結姻必受不
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失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惴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瘉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後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 布亦素怨
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佾送許曹操殺之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
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
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卿莫究其情為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
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
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恊同曹操絕婚公路今
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
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
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素
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
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

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敖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何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柰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慫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噎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李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威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則內諸將莫之比

下邳城下遺布書曰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以負罪於操深退其兵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吉室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王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壍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衆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釀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恐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二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舍陳宮於此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

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縄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流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弇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隨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五